

成人組
短篇小說・佳作

得獎人 巫玠竺

1987 年生，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，萬芳醫院一般醫學科前住院醫師。短短臨床生涯卻讓人明瞭對長長人生的認知不足，於是嘗試把一腳跨出來，想看看巨塔外的人們——以及自己——能夠成為什麼樣子。半年來開始寫小說的體悟：寫一篇好小說，偶爾比開藥診療更困難；寫小說不用偽裝專業，成為自在的宅女即可；以及小說寫壞了，也不會有後線醫師救援。但最好的是：小說就像人生，表達的，永遠比表面上讀到的更多。



火車

中風後，他覺得自己是輛火車：床舖是車站，只有輪椅所及之處，才是他的軌道。而除了自己殘破的肉身，他其實也多運送不了什麼貨品。

「你該聽醫生的話，去復健。」

如同火車出發前例行地鳴笛長響，這幾乎是每日清晨太太對他的第一句問候，伴隨著一個字：「唉。」那聲唉字原本是不著痕跡，含含蓄蓄的，如同他鼻孔裡一顆不礙事的鼻屎；哪知這些年鼻屎竟越生越大，越長越沉，變得像長在背上的駝峰，沉甸甸地，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了。

然而即使說喘不過氣，他卻畢竟還是喘過來了；於是下身半癱的他，仍厚臉皮地賴在床上，仰躺著讓太太幫忙換尿布。他屁股底下那些穢物的氣味讓人作嘔，但更讓人噁心的，還有太太眉間那幾道足以夾死蒼蠅的皺紋，道盡了她的不耐與蒼老——為什麼妳都不保養呢？婚姻裡嫌棄的人從來不需要高位，癱在床上即可。他心底繁瑣的抱怨像被放入冷凍庫裡，結成一道冷冽的眼光，直直地朝太太射去。

「舒服點了？」一夜好眠會將所有的壞脾氣全都洗去，於是一大早太太仍盡力偽裝的好聲好氣，於是他也只好以禮相待，像夜市小販遇見警察，立刻將蔑視包裹起來。「當然，當然。」他皮笑但底層的肉卻不願笑，於是整個笑容像未攤平而隨意晾在桿

上的被單，顯得荒唐糾結而沒了張力。夜市瞬間光潔的街道是內行人心照不宣的秘密，所有小販都鬼祟地隱匿於巷弄間，等待下次探頭的時機。

婚姻也是。相敬如賓大概也是顯於外的假象，彼此暗湧的鄙視都潛泳於下方，等待機會竄出。

夫妻之所以能長長久久地走下去，或許也是因為連偽裝的功夫也棋逢敵手，門當戶對。中風後他們就分房睡了，太太要求的。「你身體不好需要靜養，我怕打擾你。」當時的他剛在鬼門關前與死神拉扯，好不容易從對方手裡扯回一小塊碎片，得以苟延殘喘，讓他躺在床上像塊破布——於是他竟然感動地相信了。直到半夜被自己屎尿混雜的氣味薰醒，然後氣味像在他屁股底下發酵，成為過夜的剩菜；他這才察覺到自己像被圈在豬圈裡，打滾。也這才想透除非太太天亮睡醒，否則不會來料理他這頭豬——他明白向來叱吒風雲的他，又一時糊塗地栽在她手上。

在他們仍是小男孩的時候，所有男人也許都曾愛上火車的威武帥氣。一如他會花上大把時間，趴在窗檯上看著火車輕快地掠過翠綠的稻田，驚起田間棲息的鳥兒；就像他以前也曾憧憬婚禮上妝扮嬌艷的新娘，想像過婚姻的甘醇甜美，哪裡明白在純潔美好的白紗底下，掩蓋了多少無法言明的秘密與苦衷？現在他倒是再不用趴在窗口了，他有了專屬於自己的火車——火車從床鋪嘰嘰嘰嘰地出發，嘰嘰叫是因為輪椅照護不周，忘了上油；於是每次轉彎或起步時，都會發出陳舊求情的哀號。

這班火車的首站，向來只能停靠一個地方：客廳。天地如此開闊，他卻無處可去，無地自容。太太讓他停在電視機前，他的不滿像漸漸自東方昇起的日頭，於是開始挑剔抱怨：「等等，太近了。」

太太今早耐心的儲油量十分充足，那張猙獰的面孔仍在好幾層皮膚之下，掩飾得很好。

「這樣？」她熟練地將火車倒退些，然後手握遙控器，為他切換頻道。

「看這臺好嗎？」

每天往往日復一日都是同個新聞臺，這是她一直以來以為他會有興趣的頻道；但可惜她從來是個不稱職的賭徒，在猜測對方心思這方面，輸到脫褲。他卻也懶得再多表示意見——這是他自以為的貼心。

太太把遙控器擺在他膝上，自顧自地往廚房走去。

「等等！眼鏡呢？」從口中翻出的短句被他的著急放大了聲量，這句話竟聽來有些刺耳。

太太在茶几下翻了一陣，找出老花眼鏡，連灰塵也沒拍去，就幫他掛上脖子。

「報紙呢？」

今早他不是故意有許多要求的，至少他自認不是故意的。但故意與非故意之間的那條界線，究竟誰說了算？他在心底聳肩——誰在乎呢？婚姻關係裡是不會有裁判的，就像一場最高尚的球賽。

「你真該聽醫生的話，去復健的。」太太看來依舊心平氣和，像入定高僧，然後消失在他的視線裡。

他一度想摘下眼鏡砸向太太。可惜他做不到——雙手無力舉高，或精準地瞄準目標；結果會是他匍匐在地，自己撿回需要的物品。光想像就讓他覺得屈辱，於是他只好將它們吞忍下來，當成人生裡一種不得不運送的貨品。

這十年他去找情人時都搭乘火車。他會帶上滿滿幾袋她最喜愛的零食甜點，那來昂貴的包裝清一色都有著精美的粉紅外殼，或是繫著繁複緞帶——像甜蜜無法被闔上，從裡頭溢出外頭，整個車廂因著他像爬滿了螞蟻。

情人是他高中時期的女友。以前的她綁馬尾，甩頭髮時會在空氣裡揚起廉價肥皂的香味，笑起來頰上會漾出兩個小小的酒窩。時間讓原本纖細的她豐潤起來，像是逼得現在的她非得能要扛起生活的重擔來。她與丈夫離婚後獨自帶著小孩，住在老家——在一個下過雨的午後，青蛙會佔住整條田間小路的偏僻小站。

為什麼當時沒能娶她？這個問題直到現在，他仍回答不出。可能是她撒嬌開口時，他連兵役都還未服完；可能是他覺得整個人生正在眼前展開，幼時火車奔馳過田間一畝又一畝的景象仍在他面前，歷歷如新。當時他想，他的人生前方有許許多多長長的鐵軌可以走，必須走，所以他根本沒想要靠站。

所以她分手後不到半年就嫁了。這消息像是個二手貨，輾轉換了好幾手，才進到他的耳朵。得到消息後，他獨自一人在酒店爛醉了好幾天，像正忙著慶祝專屬於他的盛典。

之後他自由地放逐自己，像火車在曠野間飛馳。他在一個又一個滿是廉價香水味的車站短暫停靠，這些車站無一不是敞開肥潤的胸脯，擁著他入懷，意圖成為他的終點；但那些大開成八字型、過山洞似的，或長或肥或蒼白或帶著痣的大腿，卻每每總讓他猶豫——儘管每次進出隧道時，他的車頭仍是高漲興奮地鳴笛長嘯。

沒有人曾告訴他，在站與站之間頻繁地遷徙，究竟能為他帶來什麼。他滾過的軌道聽來堅實，只有他知道裡頭其實填滿了茫然。也許他一直都不清楚究竟想往哪兒去吧——直到日漸年邁的父母看

不過去，走上鐵軌將他攔下——指定他娶了這個老婆，成為他的終站。

高鐵通車後，火車就慢慢被他拋棄了；火車成為舊時代的產物，被他掃回記憶的深處。只有在他得去會情人時，火車才有了利用價值；像被他從灰塵裡翻出來，讓他得以搭乘著，奔回那不再的青澀與無知。

太太正在廚房忙著煮粥，鍋碗瓢盆像表達不滿地鏗鏘鏗鏘地發響。他稍微掃過報紙頭版的標題，興味索然；播報新聞的女主播今天衣領太高了——領口高度的增加，就代表了新聞可看度的下降——而她的聲音雖然儂儂軟軟地能招出水來，聽久了，卻反而讓人昏昏欲睡。

電話悄悄地響了。悄悄的原因是因為他的鼾聲幾乎掩蓋了所有聲響。距離不遠的他，還來不及找回他的精神——太太就以他前所未見的速度，快速地衝往電話。

「喂？」太太聲音裡竟有種像春蟲蟄伏般的期待，那些期待並沒有被世俗的語句網羅住，而是從網眼與網眼之間，沈寂地攀爬了上來，像默默吐出的火舌。

但野火卻還來不及發野——就像現在他的陽萎，他的力有未逮——就被不知哪兒來的活水澆熄，立刻又枯萎了下去。

「是你啊，阿傑。這麼早。」

阿傑是他們的獨子，一個人在外地工作。他也好久沒見著他兒子了。

「我最近哪……」太太背對著他，滔滔不絕地與兒子聊起天來；完全忘記爐火上的粥，也忘了他這個龐然大物。

他坐在輪椅上瘋狂地揮舞雙手——那動作反倒像是他正努力地在腰際擺手，像單人無聲的外丹功。他們的話題已由工作轉為阿傑的新女友，瘦弱的他竟在他們的話題中，佔不到一席之地。沒人搭理他。

火車原來是沒太多尊嚴的，它們很多時刻都是在乞求——求旅客的搭乘，求人們的關注，否則它們怎能有生存的價值呢？他只好使盡吃奶的力氣，費勁地抖動膝蓋；先是報紙被甩出去，連帶著遙控器也落了下去，著地時發出「碰！」地好大一聲。遙控器的電池彈了出來，砸中太太的小腿肚。

「唉喲！」

太太總算回頭看了他一眼，看見他面上的表情扭曲，像一個被砸碎的時鐘鐘面。她用左手比了比耳旁的話筒，以嘴唇無聲地發問。他用力地點了點頭。

「等等啊，你爸想跟你說話。」

當輪椅被推到至話旁時，他心裡開出了一朵又一朵歡喜的花，紅的，藍的，紫的，像電話櫃上方的花布窗簾一樣，百花齊放。太太讓他以右肩夾住話筒，然後誇張地張大嘴巴，用氣音長長地拖了一句話，又回到廚房裡頭去了。

他內心覺得古怪，因為那句話是：「別——講——太——久。」為什麼？他難得想跟自己兒子長舌一番，有何不可？

「兒子啊，最近好嗎？」

「我很好，爸爸。你還好嗎？」

「還不就這樣，你知道的。」他忍不住哀泣了起來，似乎要把人生裡所受的委屈，一股腦地運送到兒子所處的遠方。火車是否會暗自得意於頭頂的噴發，大氣地劃過藍色的天際——看來該有多麼

神氣啊——卻不知道，人們對烏煙瘴氣的嫌惡都收在心底，於是悄悄地搗住了口鼻。

「每天也無處可去啊，得包尿布，靠人幫忙啊……。」

「嗯嗯嗯……。」兒子聽來心不在焉——他聽出來了，他的蒸氣頭卻持續地噴出，不肯住嘴。

「爸爸，我得去工作了。保重啊。」

今天不是星期日嗎？還來不及回嘴，話筒那端就「嘟嘟嘟——」地堵住了他的嘴。他握著話筒，愣著，愣著。也不知道愣了多久，一隻蒼蠅爬上了他爬滿皺紋的右手。

他兒子像是他火車上一個短暫的乘客，更糟糕的也許是——兒子或許從小到大都未曾上過車，也不願上車；於是這一切不過是他自我假設的錯覺，以為他們曾是同路人。他不知這是否為每一個父親，都必須面對的路程——與自己的親生兒子漸行漸遠，也許他們從沒並肩走過一道。所有的女性或者母親，都是天生的車站，都是男人天生的歸屬；而他們男人，只不過是一輛各往天地奔馳的火車，都在各地流浪，遷徙。

好歹小時候我也替你換過尿布啊，雖然比起你媽來，次數少了那麼一些就是了。他聽著話筒裡傳來間斷的聲響，像聽著一首悲傷的情歌，自怨自艾了起來。

「掛斷了？」太太被他的靜默引來，嘴裡一面不知咀嚼什麼，一面用圍裙擦手。「放手啊。」當太太要將話筒掛回去時，他緊抓不放，這是他手裡唯一僅有的了。

「可以吃早餐了。推你去飯廳吧。」

剛煮成的粥有種清甜熱情的香氣，他對兒子的失望立刻被飢餓所掩蓋，肚子放肆地咕嚕咕嚕如雷吼。太太先幫他繫上圍兜，然後

盛了一碗粥，放在他面前。

此時電話又響了。今天電話似乎極不安份，連鈴聲都唱來急促地像在顫抖。太太以他未曾見過的神速立馬朝話筒奔去，他孤單地被拋在原地。

火車的宿命：等待，奔馳，等待，奔馳。他曾以為火車是極度自由的，但實際上天差地別——火車永遠受制於人，聽命於人。火車的自由是種假象，一如婚姻的美好，也往往是種假象。

「喂！你可不要自己先動手啊！」

太太的話語竟聽來有種說不出的甜蜜，可這朵花是朝他綻放嗎？想也不是吧。她似乎一早就在等電話，究竟在等誰呢？

他真心餓了，而沮喪的情緒更忙著對食欲煽風點火；他的自制力一如既往的薄弱，桌上煎蔥蛋的油香，涼拌黃瓜的醋味，都能成為他小小的誘惑星火，燒起他這座森林。他於是奮力卻又無力地，試著去撥動桌上的碗盤、筷子、湯匙。

「唉——呀——！」那碗稀飯被他弄倒了，粥先是潑濺到褲襠上，像他常常發生的尿失禁，然後粥水擁著碗一起跌落地上，發出「鏗鏘」地一大聲，裂成點點碎片。太太杏眼圓睜地衝了進來——他的列車長今天完全被惹火了，於是他這輛破爛的火車，今天只能任人擺佈了。

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婚姻是一樁苦差事，沒有人告訴他婚姻裡要背負這麼多期望。期望會跟著帳單一起來，然後在酒精中消散——可惜帳單不會，帳單在酒精捎來的麻木褪去後，反倒像重複印刷般，更顯清晰。於是他花了許多時間躲入酒精裡，而等到他去找情人時，再把頭埋到情人的大腿間，像將頭鑽入洞裡的駝鳥。

太太這個車站早已不是他以為的終點了，不是他得以休憩的場所；而是他每次自工作返家，卻總是有更多貨品等著被放入車廂，等待他去承擔。

當他仍是個小男孩時，他很少有機會搭火車，他只是歡欣地看著火車從身旁經過。長大後他開始有許多機會去搭乘，必須搭乘。但時間一久他卻也同等覺得厭煩——不停地遷徙讓他厭煩，但深陷在同個地方無處可去，後來也同樣讓他極度倦怠。

人們真正理解過火車嗎？人們都只是等著，看著，誰會真正在乎它們的目的地呢？旅客們的目的地，會是它們真正的終站嗎？抑或它們不過是反覆為他人奔波，任人擺佈，一站走過一站，一駐停過一駐。

如果人們不在其中，能明白火車的孤獨與哀傷嗎？

我想和我太太離婚——當他終於出了山洞，喘過好長一口氣後，他對情人這麼說。情人的表情閃過了一陣心虛，那心虛像暴雨裡雷電夾著閃光，照得他心頭掠過一道驚訝。

他和情人躺在床上，情人又黑又長的髮絲在枕頭上鋪天蓋地而來，像一條雨後泛濫的深黑色長流。她少女時期的肥皂香味早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他為她購入的昂貴洗護髮乳，她指定的，專櫃品牌。

……這樣好嗎？

她的回答裡不只包裹了猶豫，更多的是勸退。情人臉上有許多汗珠，在汗珠的襯托下，她的瞳仁更顯得閃閃爍爍。

我想跟妳一輩子在一起啊。他伸手撫上她的臉，她的鼻尖銳如刀鋒，雙眼深邃如峽谷，肌膚白淨如阿爾卑斯山的雪——他注視著，除了看到她的美麗，更看見了他砸下去的錢。

但我受夠婚姻了。我想，我們這樣就夠了。情人翻過身去，背對著他。

那天回程的火車上，他就中風了。是巧合嗎？是報應嗎？還是他的心在情人回答的那一刻，被砸碎成一片又一片，落入了血管裡，堵塞了他身體裡細緻脆弱的管路，於是讓他腦中的血液流不過去，也讓他眼中的淚流不出來。也許那刻他突然明白了，情人最終並非他的終站，也不願成為他的終站；她也許只是另一個，寧可半途跳下他這輛火車的旅客——就像他兒子一般。

當他在醫院病床上醒來時，太太正在一旁直視著他。那個表情似乎她已經望著他一輩子了，像是要把他的臉用她的熊熊目光，燒灼出洞來。

你搭了火車，去哪兒了？

這句話不單單是一句單薄的話，也不單單只渴求著回答；這句話本身就有了答案，於是讓整句話更顯得沉重。伴隨這句話的，還有一疊厚厚的火車票根，太太一股腦地全灑在了他臉上。從小到大，他就像攢錢一樣，把每一張火車票根都留了起來，像印證他人生的軌跡——於是這也印證了他外遇的足跡。他野鳥般地，把整排腳印都留在雪地上，而太太就像獵人，緊緊地咬了上來。

他的人生裡，經過一個又一個大站小站；但次數最多的、讓他最後仍無法割捨的，卻還是情人的那個小站。小站卻不想成為他的落腳處。

說啊？

他只是沉默。疾病給了他特權，供給他掩護；讓他在謊言與沉默之間，得以選擇沉默，偽裝成他無法說話，而非無話可說。

那陣子他還是思索著火車存在的意義：它們運送貨品，運送情

感，也載送謊言。

午後太太坐在太師椅上，翹著腳，打盹。

他不是沒有想過太太的報復，但他卻不知道太太的報復會長成什麼樣子。他盯住她的臉。他想像著把她臉上的皮膚，像剝洋蔥一樣，一寸一寸地扒下來。可惜如果是他的額頭髮癢，自己都還摳不到呢——所以一切不過笑話罷了。於是他只是瞪著瞪著，眼睛痠了，瞌睡蟲咬掉了他的怒意，他沉沉睡去。

被吵醒時，是太太用力拍打他的臉頰。

「起來了，我要出門。」太太連看他一眼也不屑。

他們幾乎每天都會上演這種戲碼：早上如旭日一般朝氣的太太，總會在某刻服侍他到發火，揭露她夜叉似的真面目。其實早在他中風前，他們的婚姻常常就是如此了；只是以往他這輛火車，有自由發車的權利——甩門，然後找人喝酒打牌。可現在不是了，他只能困在這兒。不復健，就等同於將操控火車的能力，拱手讓人。

又為什麼不復健呢？復健使他看來像狗，復健讓他挫折——他找不到足夠的動力，去克服他的挫折。更何況即使他復健了，他還有辦法擺脫當今的命運嗎？他還能往哪裡去呢？

太太替他隨便地戴上帽子。他驚訝於她換上了不常穿的洋裝，取出了買菜時不會用的手包；還發現她化了妝，一副精心打扮的樣子。

「妳去哪？」

太太白了他一眼。「美容院。」

「洗頭穿那麼漂亮幹嘛？」

「你管不著。」

「那我呢？我要去哪？」

剛過午的太陽十分毒辣。他頭上的帽子沒戴正，也不在太太的陽傘庇蔭之下。

「我將你擺在附近小公園曬太陽。滿意了吧？」她表情漠然，他汗水涔涔。

他的下一站定調：公園。水池旁的空地停滿了輪椅，像假日裡熱映的電影院，座位上全是人。有位他不認識的外傭看見太太，開心地舉手打招呼。太太湊在她耳旁說了幾句話，末了還拍拍對方的肩膀；一頭枯黃短髮的外傭順從地點了點頭，臉上盪漾出害羞的笑。

那抹笑容讓他想起情人年輕的時候，但情人的年輕已經離他們的現在太遠太遠了。他中風後時光已經向前走過半年，情人卻從未探訪過；她是否覺得根本不需要現身？或者也沒立場現身？太太一扭一扭地捧著屁股離去，離去前節省地，一句話也懶得跟他說。

也許這新時代的女人們，再也不願只是一個又一個、等待旅人停靠的車站了；她們開始自主地填出自己的時刻表，發出自己的火車——就像此時此刻，太太是否也成為一輛火車，前去探尋她的人生呢？

他在好幾個盹間睡醒，迷迷糊糊。然後他注意到池邊那一大群老人，秋陽杲杲，散在輪椅上讓金屬椅身閃閃發光。當他脫離童年後，才知道火車也擺脫不了廢棄的命運——火車會被時代潮流所淘汰，而人則是被衰老或疾病所擊潰。他想起當他偷溜至火車站旁，注視著那些被廢棄的車廂，無助地擺在一旁時——它們總是帶有一種巨大，卻始終遲滯的無動於衷。

就像輪椅上的他們一樣。

他再也不問他的軌道在哪了，或者該往何處尋覓方向。當人們步入婚姻——婚姻的鋪陳就像鐵軌，鐵軌的鋪陳無邊無際；看來處處可去，其實無處可去。火車其實從來都無法自在地脫逃。火車永遠受制於軌道，永遠承載著並非自己意志決定運輸的事物。火車由生至死，就這樣牢牢地被綁住了。

他看著自己滿布皺紋的拳頭，握緊，放鬆；再握緊，再放鬆。無名指上的戒指在這一握一緊間，卻仍是牢牢地套在乾枯的手指頭上，飢渴地收集所有即將消失的日光的燦爛。他的憤恨竟漸漸隨之散開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全然無能為力的悲傷。

評審意見

〈火車〉

鄭清文老師

火車是很好的象徵，父親中風，必須坐輪椅，像火車，只能在軌道上行走，行動受到限制。另外火車只停靠火車站，有大站也有小站。車站是人生的過程和階段，包括一些情事。

這篇以病人的觀點，也是心情描述。整天抱怨太多，對太太、兒子、情人。話太多，自然會有瑕疵出現。他病後六個月，情人一直沒有出現，他抱怨。難道要她來家裡看他？

為什麼他不打電話給她？他完全拿不到電話？他為什麼不復健，他說復健像狗，那不復健像什麼？像尊貴十足的大人物？

得獎感言 巫玠竺

實習有次於精神科病房值班，某個病人以一種奇怪的姿態，仰躺於床上。我走過去望著她的臉，然後問，怎麼啦。平時像個緊閉蚌殼的她，那天不知為何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後像蚌殼開了縫隙，開始講述關於她的生平她的苦痛她過往生命中的掙扎。穿著白袍的我也以一種微妙的姿勢蹲在地上，承接從她嘴裡滾落的一顆顆珍珠——如同一隻蜷曲的耳朵。

回到護理站後我翻開她的病歷，紀錄她所說的一字一句。我明白寫下的這些，對於她的用藥及治療是不會有任何影響的——但我就只是想寫。想證明在那時那刻，有人認真地聽見了她的話，而後證明了她的存在。

對我而言，小說家及精神科醫師都是一樣的。都是一隻耳朵。我想成為一隻溫柔的耳朵。

謝謝得獎。